中阿含經/卷第 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二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二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六）七法品善人往經第六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為汝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。諦聽，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時，諸比丘受教而聽。

佛言：「云何為七？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如是行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如燒麩，纔燃便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中般涅槃，是謂第一善人所往至處，世間諦如有。

「復次，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

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鐵洞燃俱熾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飛空，上已即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中般涅槃，是謂第二善人所往至處，世間諦如有。

「復次，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鐵洞燃俱熾，以椎打之。迸火飛空，從上來還，未至地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中般涅槃，是謂第三善人所往至處。世間諦如有。

「復次，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鐵洞然俱熾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地而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生般涅槃，是謂第四善人所往至處。世間諦如有。

「復次，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鐵洞燃俱熾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少薪草上，若烟若燃，燃已便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行般涅槃，是謂第五善人所往至處。世間諦如有。

「復次。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鐵洞燃俱熾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多薪草上，若烟若燃，燃盡已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無行般涅槃，是謂第六善人所往至處。世間諦如有。

「復次。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。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譬若如鐵洞燃俱熾，以椎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多薪草上，若烟若燃，燃已便燒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曠野。燒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曠野已，或至道、至水、至平地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上流阿迦膩吒般涅槃，是謂第七善人所往至處。世間諦如有。

「云何無餘涅槃？比丘行當如是。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，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迹慧之所見，而已得證。我說彼比丘不至東方，不至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四維、上、下，便於現法中息迹滅度。我向所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者，因此故說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善人往經第六竟(千一百三字)

（七）中阿含七法品世間福經第七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拘舍彌，在瞿沙羅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周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，往詣佛所，到已作禮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可得施設世間福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可得。周那！有七世間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云何為七？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施比丘眾房舍、堂閣。周那！是謂第一世間之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復次，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於房舍中施與床座、氈[毯-炎+數]、氍[毯-炎+登]、氀褥、臥具。周那！是謂第二世間之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復次，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於房舍中施與一切新淨妙衣。周那！是謂第三世間之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復次，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於房舍中常施於眾朝粥、中食，又以園民供給使令，若風雨寒雪，躬往園所，增施供養。諸比丘眾食已，不患風雨寒雪沽漬衣服，晝夜安樂禪寂思惟。周那！是謂第七世間之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周那！信族姓男、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，若去若來，若立若坐，若眠若覺，若晝若夜，其福常生，轉增轉廣。周那！譬如恒伽水，從源流出，入于大海，於其中間轉深轉廣。周那！如是信族姓男、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，若去若來，若立若坐，若眠若覺，若晝若夜，其福常生，轉增轉廣。」

於是，尊者摩訶周那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叉手白曰：「世尊！可得施設出世間福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可得。周那！更有七福出於世間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云何為七？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聞如來、如來弟子遊於某處，聞已歡喜，極懷踊躍。周那！是謂第一出世間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復次，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聞如來、如來弟子欲從彼至此，聞已歡喜，極懷踊躍。周那！是謂第二出世間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復次，周那！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聞如來、如來弟子已從彼至此，聞已歡喜，極懷踊躍，以清淨心躬往奉見，禮敬供養，既供養已，受三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而受禁戒。周那！是謂第七出世間福，得大福祐，得大果報，得大名譽，得大功德。

「周那！信族姓男、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，其福不可數，有爾所福，爾所福果，爾所福報，唯不可限、不可量、不可得大福之數。周那！譬如從閻浮洲有五河流：一曰恒伽，二曰搖尤那，三曰舍勞浮，四曰阿夷羅婆提，五曰摩企，流入大海，於其中間水不可數，有爾所升斛，唯不可限，不可量、不可得大水之數。周那！如是信族姓男、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，其福不可數，有爾所福，爾所福果，爾所福報，唯不可限、不可量、不可得大福之數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頌曰：

「恒伽之河，　　清淨易渡，
海多珍寶，　　眾水中王。
猶若河水，　　世人敬奉，
諸川所歸，　　引入大海。
如是人者，　　施衣飲食，

床檳茵褥，　　及諸坐具。
無量福報，　　將至妙處，
猶若河水，　　引入大海。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摩訶周那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世間福經第七竟(九百九十三字)

（八）中阿含七法品七日經第八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鞞舍離，在椋氏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、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所以者何？有時不雨，當不雨時，一切諸樹、百穀、藥木皆悉枯槁，摧碎滅盡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、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有時二日出世，二日出時，諸溝渠川流皆悉竭盡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、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有時三日出世，三日出時，諸大江河皆悉竭盡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，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有時四日出世，四日出時，諸大泉源從閻浮洲五河所出：一曰恒伽，二曰搖尤那，三曰舍牢浮，四曰阿夷羅婆提，五曰摩企，彼大泉源皆悉竭盡，不得常住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，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有時五日出世，五日出時，大海水減一百由延，轉減乃至七百由延；五日出時，海水餘有七百由延，轉減乃至一百由延；五日出時，大海水減一多羅樹，轉減乃至七多羅樹；五日出時，海水餘有七多羅樹，轉減乃至一多羅樹；五日出時，海水減一人，轉

減乃至七人；五日出時，海水餘有七人，轉減乃至一人；五日出時，海水減至頸、至肩、至腰、至胘、至膝、至踝，有時海水消盡，不足沒指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、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有時六日出世，六日出時，一切大地須彌山王皆悉烟起，合為一烟，譬如陶師始爨竈時，皆悉烟起，合為一烟。如是六日出時，一切大地須彌山王皆悉烟起，合為一烟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，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有時七日出世，七日出時，一切大地須彌山王洞燃俱熾，合為一[火*僉]；如是七日出時，一切大地須彌山王洞燃俱熾，合為一[火*僉]，風吹火[火*僉]，乃至梵天。是時，晃昱諸天始生天者，不諳世間成敗，不見世間成敗，不知世間成敗，見大火已，皆恐怖毛竪而作是念：『火不來至此耶？火不來至此耶？』前生諸天諳世間成敗，見世間成敗，知世間成敗，見大火已，慰勞諸天曰：『莫得恐怖，火法齊彼，終不至此。』七日出時，須彌山王百由延崩散壞滅盡，二百由延、三百由延，乃至七百由延崩散壞滅盡；七日出時，須彌山王及此大地燒壞消滅，無餘栽燼，如燃酥油，煎熬消盡，無餘烟墨；如是七日出時，須彌山王及此大地無餘烖燼。是故一切行無常，不久住法、速變易法、不可猗法，如是諸行不當樂著，當患厭之，當求捨離，當求解脫。

「我今為汝說須彌山王當崩壞盡，誰有能信？唯見諦者耳，我今為汝說大海水當竭消盡，誰有能信？唯見諦者耳。我今為汝說一切大地當燒燃盡，誰有能信？唯見諦者耳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昔有大師名曰善眼，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，捨離欲愛，得如意足。善眼大師有無量百千弟子，善眼大師為諸弟子說梵世法，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終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燄摩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樂天，或生他化樂天。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，彼修四梵室，捨離於欲，彼命終已，得生梵天。彼時善眼大師而作是念：『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，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。修增上慈已，命終得生晃昱天中。』彼時善眼大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終得生晃昱天中。善眼大師及諸弟子學道不虛，得大果報。

「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昔善眼大師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，捨離欲愛，得如意足者，汝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，當知即是我也。我於爾時名善眼大師，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，捨離欲愛，得如意足；我於爾時有無量百千弟子，我於爾時為諸弟子說梵世法。我說梵世法

時，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終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[火*僉]摩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樂天，或生他化樂天。我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，修四梵室，捨離於欲，彼命終已，得生梵天。我於爾時而作是念：『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，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。修增上慈已，命終得生晃昱天中。』我於後時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終得生晃昱天中。我於爾時及諸弟子學道不虛，得大果報。我於爾時親行斯道，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，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訖，爾時不離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啼哭、憂慼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

「比丘！我今出世，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；我今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；我今說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淨，究竟梵行；究竟梵行訖，我今已離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啼哭、憂慼，我今已得脫一切苦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日經第八竟(千七百一字)

（九）中阿含七法品七車經第九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王舍城，在竹林精舍，與大比丘眾共受夏坐，尊者滿慈子亦於生地受夏坐。是時，生地諸比丘受夏坐訖，過三月已，補治衣竟，攝衣持鉢，從生地出，向王舍城，展轉進前，至王舍城，住王舍城竹林精舍。

是時，生地諸比丘詣世尊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問曰：「諸比丘！從何所來？何處夏坐？」

生地諸比丘白曰：「世尊！從生地來，於生地夏坐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於彼生地諸比丘中，何等比丘為諸比丘所共稱譽，自少欲、知足，稱說少

欲、知足；自閑居，稱說閑居；自精進，稱說精進；自正念，稱說正念；自一心，稱說一心；自智慧，稱說智慧；自漏盡，稱說漏盡；自勸發渴仰、成就歡喜，稱說勸發渴仰、成就歡喜？」

生地諸比丘白曰：「世尊！尊者滿慈子於彼生地，為諸比丘所共稱譽，自少欲、知足，稱說少欲、知足；自閑居，稱說閑居；自精進，稱說精進；自正念，稱說正念；自一心，稱說一心；自智慧，稱說智慧；自漏盡，稱說漏盡；自勸發渴仰、成就歡喜，稱說勸發渴仰、成就歡喜。」

是時，尊者舍梨子在眾中坐，尊者舍梨子作如是念：「世尊如事問彼生地諸比丘輩，生地諸比丘極大稱譽賢者滿慈子，自少欲、知足，稱說少欲、知足；自閑居，稱說閑居；自精進，稱說精進；自正念，稱說正念；自一心，稱說一心；自智慧，稱說智慧；自漏盡，稱說漏盡；自勸發渴仰、成就歡喜，稱說勸發渴仰，成就歡喜。」

尊者舍梨子復作是念：「何時當得與賢者滿慈子共聚集會，問其少義，彼或能聽我之所問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王舍城受夏坐訖，過三月已，補治衣竟，攝衣持鉢，從王舍城出，向舍衛國，展轉進前，至舍衛國，即住勝林給孤獨園。尊者舍梨子與生地諸比丘於王舍城共住少日，攝衣持鉢，向舍衛國，展轉進前，至舍衛國，共住勝林給孤獨園。

是時，尊者滿慈子於生地受夏坐訖，過三月已，補治衣竟，攝衣持鉢，從生地出，向舍衛國，展轉進前，至舍衛國，亦住勝林給孤獨園。尊者滿慈子詣世尊所，稽首作禮，於如來前敷尼師檀，結加趺坐。

時，尊者舍梨子問餘比丘：「諸賢！何者是賢者滿慈子耶？」

諸比丘白尊者舍梨子：「唯然，尊者在如來前坐，白皙隆鼻，如鸚鵡[口*雋]，即其人也。」

時，尊者舍梨子知滿慈子色貌已，則善記念。

尊者滿慈子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國而行乞食，食訖中後，還舉衣鉢，澡洗手足，

以尼師檀著於肩上，至安陀林經行之處。尊者舍梨子亦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國而行乞食，食訖中後，還舉衣鉢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師檀著於肩上，至安陀林經行之處。

時，尊者滿慈子到安陀林，於一樹下敷尼師檀，結加趺坐。尊者舍梨子亦至安陀林，離滿慈子不遠，於一樹下敷尼師檀，結加趺坐。

尊者舍梨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往詣尊者滿慈子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則問尊者滿慈子曰：「賢者！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「云何？賢者！以戒淨故，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以心淨故、以見淨故、以疑蓋淨故、以道非道知見淨故、以道跡知見淨故、以道跡斷智淨故，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復問曰：「我向問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則言如是。今問賢者以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便言不也。以心淨故、以見淨故、以疑蓋淨故、以道非道知見淨故、以道跡知見淨故、以道跡斷智淨故，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便言不也。然以何義，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？」

答曰：「賢者！以無餘涅槃故。」

又復問曰：「云何？賢者！以戒淨故，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以心淨故、以見淨故、以疑蓋淨故、以道非道知見淨故、以道跡知見淨故、以道跡斷智淨故，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復問曰：「我向問仁，云何賢者以戒淨故，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？賢者言不。以心淨故、以見淨故、以疑蓋淨故、以道非道知見淨故、以道跡知見淨故、以道跡斷智淨故，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？賢者言不。賢者所說為是何義？云何得知？」

答曰：「賢者！若以戒淨故，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者，則以有餘稱說無餘；以心淨故、以見淨故、以疑蓋淨故、以道非道知見淨故、以道跡知見淨故、以道跡斷智淨故，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者，則以有餘稱說無餘。賢者！若離此法，世尊施設無餘涅槃者，則凡夫亦當般涅槃，以凡夫亦離此法故。賢者！但以戒淨故，得心淨，以心淨故，得見淨，以見淨故，得疑蓋淨，以疑蓋淨故，得道非道知見淨，以道非道知見淨故，得道跡知見淨，以道跡知見淨故，得道跡斷智淨，以道跡斷智淨故，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也。

「賢者！復聽。昔拘薩羅王波斯匿在舍衛國，於婆雞帝有事，彼作是念：『以何方便，令一日行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雞帝，於其中間布置七車。』爾時，即從舍衛國至婆雞帝，於其中間布置七車。布七車已，從舍衛國出，至初車，乘初車，至第二車，捨初車，乘第二車，至第三車，捨第二車，乘第三車，至第四車，捨第三車，乘第四車，至第五車，捨第四車，乘第五車，至第六車，捨第五車，乘第六車，至第七車，乘第七車，於一日中至婆雞帝。

「彼於婆雞帝辦其事已，大臣圍繞，坐王正殿，群臣白曰：『云何，天王！以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？』王曰：『如是。』『云何天王，乘第一車一日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？』王曰：『不也。』『乘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七車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？』王曰：『不也。』云何賢者！拘薩羅王波斯匿群臣復問，當云何說？

「王答群臣：『我在舍衛國，於婆雞帝有事，我作是念：「以何方便，令一日行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？」我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雞帝，於其中間布置七車。」我時即從舍衛國至婆雞帝，於其中間布置七車。布七車已，從舍衛國出，至初車，乘初車，至第二車，捨初車，乘第二車，至第三車，捨第二車，乘第三車，至第四車，捨第三車，乘第四車，至第五車，捨第四車，乘第五車，至第六車，捨第五車，乘第六車，至第七車，乘第七車，於一日中至婆雞帝。』

「如是，賢者！拘薩羅王波斯匿答對群臣所問如是。如是，賢者！以戒淨故，得心淨，以心淨故，得見淨，以見淨故，得疑蓋淨，以疑蓋淨故，得道非道知見淨，以道非道知見淨故，得道跡知見淨，以道跡知見淨故，得道跡斷智淨，以道跡斷智淨故，世尊施設無餘涅槃。」

於是，尊者舍梨子問尊者滿慈子：「賢者名何等？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？」

尊者滿慈子答曰：「賢者！我號滿也。我母名慈，故諸梵行人稱我為滿慈子。」

尊者舍梨子歎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賢者滿慈子，為如來弟子，所作智辯聰明決定，安隱無畏，成就調御，逮大辯才，得甘露幢，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，以問賢者甚深義盡能報故。賢者滿慈子！諸梵行人為得大利，得值賢者滿慈子，隨時往見，隨時禮拜，我今亦得大利，隨時往見，隨時禮拜。諸梵行人應當縈衣頂上戴賢者滿慈子，為得大利，我今亦得大利，隨時往見，隨時禮拜。」

尊者滿慈子問尊者舍梨子：「賢者名何等，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？」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「賢者！我字優波鞮舍，我母名舍梨，故諸梵行人稱我為舍梨子。」

尊者滿慈子歎曰：「我今與世尊弟子共論而不知，第二尊共論而不知，法將共論而不知，轉法輪復轉弟子共論而不知。若我知尊者舍梨子者，不能答一句，況復爾所深論？善哉，善哉！尊者舍梨子！為如來弟子，所作智辯聰明決定，安隱無畏、成就調御、逮大辯才、得甘露幢，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，以尊者甚深甚深問故。尊者舍梨子！諸梵行人為得大利，得值尊者舍梨子，隨時往見，隨時禮拜，我今亦得大利，隨時往見，隨時禮拜。諸梵行人應當縈衣頂上戴尊者舍梨子，為得大利，我今亦得大利，隨時往見，隨時禮拜。」

如是二賢更相稱說，更相讚善已，歡喜奉行，即從坐起，各還所止。

七車經第九竟(二千五百八字)

（一〇）中阿含七法品漏盡經第十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拘樓瘦，在劒磨瑟曇拘樓都邑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以知、以見故諸漏得盡，非不知、非不見也。云何以知、以見故諸漏得盡耶？有正思惟、不正思惟，若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；若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。」

「然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，不值真知識，不知聖法，不調御聖法，不知如真法。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。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。不知如真法故，不應念法而念，應念法而不念，以不應念法而念，應念法而不念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。

「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，值真知識，調御聖法，知如真法。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生，已生便增廣。正思惟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。知如真法已，不應念法不念，應念法便念，以不應念法不念，應念法便念故，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，未生有漏、無明漏而不生，已生便滅也。

「有七斷漏、煩惱、憂慼法。云何為七？有漏從見斷，有漏從護斷，有漏從離斷，有漏從用斷，有漏從忍斷，有漏從除斷，有漏從思惟斷。

「云何有漏從見斷耶？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，不值真知識，不知聖法，不調御聖法，不知如真法，不正思惟故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有過去世，我無過去世，我何因過去世，我云何過去世耶？我有未來世，我無未來世，我何因未來世，我云何未來世耶？自疑己身何謂是，云何是耶？今此眾生從何所來，當至何所？本何因有，當何因有？』彼作如是不正思惟，於六見中隨其見生而生真有神，此見生而生真無神，此見生而生神見神，此見生而生神見非神，此見生而生非神見神，此見生而生此是神，能語、能知、能作、教、作起、教起，生彼彼處，受善惡報，定無所從來，定不有、定不當有，是謂見之弊，為見所動，見結所繫。凡夫愚人以是之故，便受生、老、病、死苦也。

「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，值真知識，調御聖法，知如真法，知苦如真，知苦習、知苦滅、知苦滅道如真。如是知如真已，則三結盡，身見、戒取、疑三結盡已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法，定趣正覺，極受七有，天上人間七往來已，便得苦際；若不知見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知見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見斷也。

「云何有漏從護斷耶？比丘！眼見色護眼根者，以正思惟不淨觀也，不護眼根者，不正思惟以淨觀也。若不護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護則不生煩惱、憂慼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護意根者，以正思惟不淨觀也，不護意根者，不正思惟以淨觀也。若不護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護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護斷也。

「云何有漏從離斷耶？比丘！見惡象則當遠離，惡馬、惡牛、惡狗、毒蛇、惡道、溝坑、屏廁、江河、深泉、山巖。惡知識、惡朋友、惡異道、惡閭里、惡居止，若諸梵行與其同處，人無疑者而使有疑，比丘者應當離。惡知識、惡朋友、惡異道、惡閭里、惡居止，若諸梵行與其同處，人無疑者而使有疑，盡當遠離。若不離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離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離斷也。

「云何有漏從用斷耶？比丘！若用衣服，非為利故，非以貢高故，非為嚴飾故，但為蚊虻、風雨、寒熱故，以慚愧故也。若用飲食，非為利故，非以貢高故，非為肥悅故，但為令身久住，除煩惱、憂慼故，以行梵行故，欲令故病斷，新病不生故，久住安隱無病故也。若用居止房舍、床褥、臥具，非為利故，非以貢高故，非為嚴飾故，但為疲悗得止息故，得靜坐故也。若用湯藥，非為利故，非以貢高故，非為肥悅故，但為除病惱故，攝御命根故，安隱無病故。若不用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用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用斷也。

「云何有漏從忍斷耶？比丘！精進斷惡不善，修善法故，常有起想，專心精勤，身體、皮肉、筋骨、血髓皆令乾竭，不捨精進，要得所求，乃捨精進。比丘！復當堪忍飢渴、寒熱、蚊虻蠅蚤虱，風日所逼，惡聲捶杖，亦能忍之，身遇諸病，極為苦痛，至命欲絕，諸不可樂，皆能堪忍。若不忍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忍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忍斷也。

「云何有漏從除斷耶？比丘！生欲念不除斷捨離，生恚念、害念不除斷捨離，若不除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除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除斷也。

「云何有漏從思惟斷耶？比丘！思惟初念覺支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於滅盡，起至出要，法精進喜息定，思惟第七捨覺支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於滅盡，趣至出要。若不思惟者，則生煩惱、憂慼，思惟則不生煩惱、憂慼，是謂有漏從思惟斷也。

「若使比丘有漏從見斷則以見斷，有漏從護斷則以護斷，有漏從離斷則以離斷，有漏從用斷則以用斷，有漏從忍斷則以忍斷，有漏從除斷則以除斷，有漏從思惟斷則以思惟斷，是謂比丘一切漏盡諸結已解，能以正智而得苦際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漏盡經第十竟(千六百二十一字)

中阿含經卷第二(七千九百三十四字)

中阿含七法品第一竟(一萬六千四十三字)(初一日誦)